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三百三十八至四十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卜維吉

謄錄監生臣茅　琳

冊府元龜卷三百三十八　宋　王欽若等　撰

宰輔部

奢侈　貪黷　專恣

奢侈

奢則不遜著乎格言滿乃招損垂於前誥故君子所以去其泰甚守其節儉而保終吉者焉乃有雍容廊廟之上表式搢紳之列忘約已之道昧素履之旨因時滿志

席寵自恣縱是殖其貨利安其逸豫極耳目之玩窮嗜好之味盱衡長歎始終無悔以是遺世譏而冒邦憲者往往而有次之編簡足以為戒

漢田蚡為丞相治宅甲諸第言為諸第之最也以甲乙次之言甲則為上矣田園極膏腴膏腴謂肥厚之處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屬遠及也音之欲反前堂羅鐘鼓立曲旃旃旗之名也通帛曰旃曲旃僭也後房婦女以百數諸奏珍物狗馬玩好不可勝數奏晉也

張禹為丞相禹家以田為業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

皆涇渭溉灌極膏腴上賈（賈讀曰價）宅財物稱是禹性習知音聲内奢淫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莞絃弟子沛郡戴崇每侯禹常責師宜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筦絃鏗鏘極樂昏夜乃罷

魏曹爽為大將軍録尚書事爽飲食車服擬於乘輿尚方珍玩充牣其家妻妾盈後庭又私取先帝才人七八人及將吏師工鼓吹良家子女三十三人皆以為妓樂作窟室綺疏四周數與何晏等會其中縱酒作樂

吴步隲為丞相門内妻妾服飾奢綺頗以此見譏

晉何曾為太宰性奢豪務在華侈帷帳車服窮極綺麗厨膳滋味過於王者每燕見不食大官所設帝輒命取其食蒸餅上不折十字不食日食萬錢猶曰無下箸處人以小紙為書者勅記室勿報劉毅等數劾奏曾汰侈無度帝以其重臣一無所問何劭曾之子也為司徒驕奢簡貴亦有父風衣裘服玩新故巨積食必盡四方珍異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為限時論以為大官御膳無以

加之

謝安為太傅性好音樂及為相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攜中外子姪往來游集肴饌亦屢費百金世頗以此譏焉而安殊不以屑意

宋劉穆之晉末為尚書左僕射揔朝政性豪奢食必方丈又且輒為十人饌穆之既好賓客未嘗獨餐每至食時客止十人以還者帳下依常下食以此為常

後魏廣陽王嘉為衛大將軍尚書令除儀同三司性好儀

飾車服鮮華旣居儀同又住端首出入容衛道路榮之

隋楊素爲左僕射家僮千數後庭妓妾曳綺羅者以千數第宅華侈制擬宮禁

唐李林甫爲右僕射京城邸第田園水磑利盡上腴城東有薛王别墅林亭幽邃甲於都邑玄宗特以賜之及女樂二部天下珍玩前後賜與不可勝紀

楊國忠爲右相於宣陽里連構甲第土木被綈繡棟宇之盛兩都莫比

裴冕為左僕射兼掌兵權留守之任俸錢每月二千餘貫性本侈靡好尚車服乃營珍饌名馬在櫪價盈數百金者常十數每會賓友滋味品類坐客有昧於名者

元載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城中開南北二甲第室宇宏麗冠絶當時又於近郊起亭榭所至之處帷帳什器皆如宿設儲不改供城南膏腴別墅連疆接畛凡數十所婢僕曳綺羅亦百餘人恣為不法侈僭無度

李吉甫為中書侍郎平章事服物食味必極珍美

叚文昌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出入將相幾二十年其服
飾玩好歌僮妓女苟悦於心無所愛惜遂至奢侈過度
物議貶之

漢蕭逢吉為司空平章事性多侈靡好鮮衣美食中書
公膳鄙而不食私庖供饌務盡甘珍常於私第大張酒
樂以召權貴所費千餘緡

周和凝初仕晉為右僕射平章事性好修整自釋褐至
登輔相車馬僕從必加華楚

貪黷

夫謀謨廟堂鎮撫夷狄茍非命清慎之士秉公正之心則何以表率百僚儀刑四海若乃任或匪人惟恣貪黷陰施威恵内殖貨財遣僮僕以經營狎姦纖而聚斂獄以貨免官以賄成逞志多岐罔知紀極至有自治塋塚敢望於園寢家猒珠金靡恤於宗黨豈惟悖亂於彝倫信亦顛覆於國家者也

漢李蔡為丞相坐詔賜冢地陽陵當得二十畝蔡盗取

二頃頗賣得四十餘萬又盗取神道外堧地一畝葬其中堧音人椽切當下獄自殺

張禹爲丞相封安昌侯禹爲人謹厚内殖貨財家以田爲業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溉灌極膏腴上賈賈讀曰價它財物稱是禹性習知音聲内奢淫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管絃禹年老自治冢塋起祠室好平陵肥牛亭部處地肥牛亭名欲得置亭處之地爲冢塋又近延陵奏請求之成帝以賜禹詔令平陵徙亭它所曲陽侯根根王根也聞而爭

之此地當平陵寢廟衣冠所出游道禹為師傅不遵謙讓至求衣冠所繇之道又徙壞舊亭重非所宜重直用反孔子稱賜愛其羊我愛其禮論語云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孔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故引之也宜更賜禹他地根雖為舅帝敬重之不如禹根言雖切猶不見從卒以肥牛亭地賜禹

匡衡為丞相有司奏衡專地盜土衡竟坐免初衡封僮之樂安鄉屬臨淮郡鄉本田提封三千一百頃提封舉其封界內之總數南以閩佰為界佰者田之東西界也閩者佰之名也佰莫客反初元元年郡圖

誤以閩佰為平陵佰積十餘歲衡封[平陵佰在閩佰南誤十餘歲衡乃始封此鄉]臨淮郡遂封真平陵佰以為界多四百頃至建始元年郡乃定國界上計簿更定圖言丞相府衡謂所親吏趙殷曰[所親素所親任者]主簿陸賜故居奏曹習事曉知國界署集曹掾明年治計時衡問殷國界事曹欲奈何殷曰賜以為舉計令郡實之[舉發上計之簿令郡改從平陵佰以為定實]恐郡不肯從實可令家丞上書衡曰顧當得不耳何至上書[顧念也]亦不告曹使舉也聽曹為之後賜與屬明舉計曰

案故圖樂安鄉南以平陵佰為界不足故而以閩佰為界解何不足故者不依故圖而淵尺也解何者以分解此時意猶今言分疏也郡即復以四百頃付樂安國衡遣從史之僮收取所還田租穀千餘石入衡家司隸校尉駿少府忠行廷尉事劾奏衡監臨盜所主守直十金以上十金以上當時律定罪之次若今律條言一尺以上一匹以上春秋之義諸侯不專地所以壹統尊法制也衡位三公輔國政領計簿知郡實正國界計簿已定而背法制專地盜土以自益及賜明阿承衡意猥舉郡計亂減縣界猥曲

也

附下罔上擅以地附益大臣皆不道於是帝可其奏勿治丞相免為庶人終於家

晉王戎為司徒性好興利廣收八方田園水碓周徧天下聚積錢不知紀極每自執牙籌晝夜算計常若不足而又儉嗇不自奉養天下人謂之膏肓之疾

後魏咸陽王禧加侍中正太尉雖為宰輔之首而從容推委無所是非潛受賄賂陰為威惠以致奴婢千數田業鹽鐵遍於遠近官吏僮隸相繼經營宣武頗惡之

北海王詳為錄尚書時高雙坐貪濁免官雙多納金寶除司空長史未幾遷太尉長史

元义為侍中輔政時崔暹為都督討武川鎮為賊所敗禁於廷尉以女妓園田貨义獲免

北齊孫騰為太保尚書令求納財賄不知紀極生官死贈非貨不行餚藏銀器盜為家物親狎小人專為聚斂

司馬子如為左僕射知朝政簿領之務與奪任情公然受納無所顧憚後為尚書令義旗之始身不參預直以

神武故舊遂當委重意氣高矜聚斂不息時文襄入輔
朝政内稍嫌之尋以贓賄為憲司所劾詔削官爵
高隆之為太保時文襄作宰風俗肅清隆之時有受納
文襄於尚書省大加責辱
隋楊素為尚書令貪冒財貨營求產業東西兩京居宅
侈麗朝毀夕復營繕無已爰及諸方都會處邸店水磑
幷私田宅以千百數時議以此鄙之
虞世基煬帝時專典朝政其繼室孫氏性驕淫世基惑

之恣其奢靡雕飾器服無復素士之風孫復擕前夫子夏侯儼入世基舍而頑鄙無頼為其聚斂鬻官賣獄賄賂公行其門如市金寶盈積其弟世南素為國士而清貧不立未曾有所贍由是為論者所譏朝野咸共疾怨

唐許敬宗為右相高宗龍朔三年冊拜太子太傅同東西臺三品監修國史敬宗嫁女與左監門大將軍錢九隴本皇家隸人敬宗貪財與婚又為子娶尉遲寶琳孫女為妻多得賂遺白州人龐孝恭蠻酋凡品率兵從征

高麗賊知其懦襲破之敬宗又納其寶貨稱孝恭頻破賊徒斬獲數萬

李義府為中書令貪冒無厭賣官鬻獄廣樹朋黨有占候人言義府宅有獄氣積錢二千萬可壓勝由是聚斂更急又遣其子津名長孫無忌之孫延謂曰相為得一官數日詔書當出五日果拜司監津乃取延錢七百貫

李逈秀為夏官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長安四年坐贓貶授盧州刺史

紀處訥為侍中與兵部尚書宗楚客及楚客弟將作大匠晉卿咸專權共為朋黨贓奸狠籍先是娑葛與阿史那忠節屢侵暴邊境郭元振請徙忠節于内地楚客取忠節金二千兩處訥取七百兩竟不納其奏請以兵討娑葛娑葛知而大怒遂舉兵入寇甚為邊患

崔湜為中書侍郎平章事鄭愔為吏部侍郎平章事景龍三年俱坐贓湜貶襄州刺史愔貶江州司馬

蕭志忠為中書令與太平公主謀逆伏誅籍没其家未

名之寳不可勝紀

楊國忠為相有康譙者本商胡玄宗天寳中為安南都

護賂遺國忠官至將軍

李林甫為中書令集賢殿大學士久典樞衡天下威權

並歸於已京城邸第田園水磑利盡上腴宰相用事之

盛開元以來未有其比

裴冕代宗大歴中為宰相兼掌兵權留守之任俸錢每

月二千餘貫小吏以俸錢文簿白之冕顧子弟喜見於

色其嗜財若此

元載大歴中為相以誅魚朝恩計就特蒙任遇接視百寮頗有徳色遂肆志貪饕徐浩任廣州以賂聞竭南方珍産納于載楊綰為吏部廉簡自處不附於載乃奏浩代綰至徳乾元中天下多戰伐功啟奏填委故官賞紊雜及永泰後四方既定而載秉政公道隘塞官由賄成中書主書卓倩李縈輩用事勢傾朝列天下官爵大者出載小者自倩縈四方齎金帛求官者道路相屬各稱

而去

王縉為相溺於釋教捨道政坊宅為嬖妾李氏奏造寶應寺每節度觀察使朝覲皆延至佛寺諷令出財助己修繕四方賂遺畢集縉又縱弟妹女尼等廣納財賂貪猥之跡如市賈焉廣德中蕭復為太子僕屬連歲不稔穀價翔貴復家累百口無以自給將鬻昭應別業時縉聞其林泉之美心欲之乃使弟紞誘焉紞謂復曰足下之才固宜居右職姑以別業奉吾兄當以要地處足下

矣復對曰僕之鬻舊業以拯孀孤儻以美職售之姑姊弟姪受凍餒非鄙夫之願也縉既憾之乃罷復官廢居者數年復處之自若

楊炎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大歴中路嗣恭討舒晃于廣州商舶之徒多因晃事誅之沒其財寶數百萬盡入私室不將貢獻代宗心甚銜之故嗣恭雖有平方面功止轉檢校尚書東都留守楊炎受其貨始敘前功

竇參德宗貞元中為相淄青節度使李納既憚參饋遺

畢至外示敬參實隂間之帝所親信屢排毀參實申又與吳通玄過犯事覺然參任情好惡恃權貪利不知紀極亦以此敗

杜黄裳憲宗元和初為相有經畫之才達於權變然性頗貪黷簡身律物寡康潔之譽是以居鼎職不久又除授不分流品或官以賂遷殆後貨賂事發八年二月御史臺奏永樂令吳憑為僧鑑虚受託與故邠寧節度使高崇文處納賂錢四萬五千貫竝附杜黄裳男載鞫訊

引伏勑曰吳憑曾佐使府忝履宦途自宜畏法慎身豈得為人掌貨事關非道理合懲愆宜配流昭州其付杜載錢物宰輔之任寵寄實深致滋賂財不能拒絶已令勘問悉合懲收貴全終始之恩俾引寛大之典其所取錢物特宜矜免杜載等並釋放黄裳為近代名相然其家擁富貲於廉隅無所顧君子惜之

李逢吉為右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時澤潞節度使劉悟卒遺表請以其子從諫繼纉戎事敬宗下大臣議僕

射李絳以澤潞內地與三鎮事理不同不可許逢吉與中尉王守澄受其賂曲為奏請從諫自將作監主簿起復雲麾將軍守金吾衛大將軍同正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充昭義節度使副大使觀察等留後

王涯為相以甘露事與李訓等同誅凡十一家資貨悉為軍人百姓所叔唯涯家資財人人得以隨意取之竟日不竭涯好畜圖籍數侔書府前代法書名畫他家所寶金帛不能置者必先以好爵美職釣致焉復厚為垣

竅而藏之重復秘固若不可窺及是為坊市少年斤斵毀裂取函奩金寶之飾與其軸玉而已

後唐韋説為禮部侍郎平章事貨賄公行時有王修者能以多岐取事納賂於説説以其名犯祖諱遂改之為操擬宰近甸同光四年二月荆南節度使高季興奏請峽内夔忠萬等州割歸當道依舊管係又請雲安監初荆南以本朝時管荆澧朗硤歸夔忠萬涪等州乾寧中雷滿據澧朗自稱節度雷滿敗地入馬殷天祐初成汭

失荆襄王建乘虚收歸夔峽等州朱梁以高季興鎮荆州與王建爭夔峽竟不能復王建於夔州置鎮江軍節度以夔忠萬為屬郡又割黔南之施州隷之雲安縣舊置雲安監榷鹽之利為安邑解縣胡雒鹽池之最王建既得之兩川大獲其利乃昇雲安縣為安州以刺史領監務初帝舉軍平蜀詔高季興率本軍泝峽自收元管屬郡荆南軍未進偽蜀夔萬連年率以州降繼岌三川既平季興數遣使請峽内五州依舊為屬又請雲安監

務朝廷末之許季興數賂劉皇后與説及宰臣豆盧革時樞密使張居翰年暮性昏不酌可否私相款昵曲為奏之内外附叶因俞其請

漢蘇逢吉為司空平章事與蘇禹珪俱在中書逢吉尤貪財貨無所顧避求仕人稍有物力者即遣人微露風旨許以美秩故鳳翔奏王從儼子永吉初至闕下逢吉謂其侯王之裔必有重貨乃遣人求先人玉帶且以一郡許之永吉辭以素無此物縱有者不堪奉獻逢吉下

令市一玉帶價數千緡使永吉償其直又前客省使王鈞受晉命使於湖湘漢初復命逢吉重邀其賂許酬名郡鈞不得已分橐裝以奉然俟不能踐其言其貪詐如此

周盧文紀司空致仕平生積財巨萬其卒為其子龜齡所費不數年間以至蕩盡由是多藏者以為戒焉

專恣

書云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故臣之有作福作威必害於

而家凶於而國又曰無依勢作威無依法以削況乃處
銜軸之寄當登翼之任故宜内則東告外則順行使賞
罰之柄發於上循謹之行率於下此乃為臣之大節矣
至有據廊廟之重擅高明之勢威赫天下權傾一時改
易制度剪削宗室盜取兵器詐為詔書或違衆以出師
或逞欲而凌上思引用之自已致遷序之失倫則削讓
之所加誅戮之繼至固其宜矣
漢晁錯景帝時為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

支郡在國之西邊奏上帝令公卿列侯宗室雜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繇此與錯有隙繇讀與由同錯所更令三十章更改也諸侯讙譁

張湯武帝時為御史大夫每朝奏事語國家用至日旰旰晚也論事既多至於日晚旰音幹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但充其位而已無所造設也天下事皆決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竝侵漁竝且也於是痛繩以法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咸指湯

後漢董卓為相國使司隸校尉劉囂籍吏民有為子不孝為臣不忠為吏不清為弟不順有應此者皆身誅財物沒官於是愛憎互起民多寃死

魏曹爽為大將軍録尚書事私取先帝才人七八人及將吏師工鼓吹良家子女三十三人皆以為妓樂詐作詔書發才人五十七人送鄴臺使先帝倢伃教習為技擅取太常樂器武庫禁兵作窟室綺疏四周數與何晏等會其中縱酒作樂齊王正始八年司馬宣王為太傅

大將軍爽用何晏鄧颺丁謐之謀遷太后於永寧宫專擅朝政兄弟竝典禁兵多樹親黨屢改制度宣王不能禁於是與爽有隙稱疾不與政事

吳諸葛恪爲太傅廢帝建興二年春欲出軍諸大臣以爲數出罷勞同辭諫恪恪不聽中散大夫蔣延或以固爭扶出恪乃著論諭衆衆議莫敢復難於是違衆出軍二十萬衆圍魏新城連月不拔病者大半死傷塗地恪晏然自若詔去相銜徐乃旋師軍還陳兵導從歸入府

館即台中書令孫嘿厲聲謂曰卿等何敢妄數作詔嘿
惶懼辭出因病還家恪征行之後曹所奏署令長職司
一罷更選愈治威嚴多所罪責當進見者無不竦息
又改易宿衛用其親近
晉楊駿惠帝時為太傅大都督假黃鉞録朝政百官總
已慮左右間已乃以其甥段廣張劭為近侍之職凡有
詔命帝省訖入呈太后然後乃出駿知賈后情性難制
甚畏憚之又多樹親黨皆領禁軍於是公室怨望天下

憤然矣

庚亮為中書令成帝初太后臨朝政事一決於亮先是王導輔政以寛和得衆亮任法裁物頗以此失人心又先帝遺詔褒進大臣而陶侃祖約不在其列侃約疑亮刪除遺詔並流怨言亮懼亂於是出温嶠為江州以廣聲援修石頭以備之會南頓王宗復謀廢執政亮殺宗而廢宗兄羕宗帝室近屬羕國族元老又先帝保傅天下咸以亮翦削宗室琅琊人卞咸宗之黨也與宗俱誅

咸兄闡亡奔蕪峻亮符峻送闡而峻保匿之峻又多納亡命專用威刑亮知峻必為禍亂徵為大司農舉朝謂之不可平南將軍温嶠亦累書上之皆不納峻遂與祖約俱舉兵反

梁徐勉為僕射權重自遇吏部郎江蒨與抗禮勉因蒨門客翟景為第七子繇求蒨女婚蒨不答景再言之乃杖景四十繇此與勉有忤除散騎常侍不拜是時勉又為求蒨弟葺及王泰女二人竝拒之葺為吏部郎坐杖

曹中幹免官泰以疾假出宅仍遷散騎常侍皆勉意也
初天監六年詔以侍中常侍竝侍帷幄分門下二局入
集書其官品視侍中而非華冑所悅勉因勅泰為之脩
尋遷司徒左長史初王泰出閤高祖謂勉云江脩資歷
應居選部勉對曰脩有眼疾又不悉人物高祖乃止
後魏劉潔為尚書令朝夕在樞密深見委任性既剛直
恃寵自專太武心稍不平潔既居勢要擅作威福諸阿
附者登進忤恨者黜免内外憚之側目而視

于忠孝明即位為侍中領軍將軍既居門下又摠禁衛遂秉朝政權傾一時常白高陽王雍自云宣武本許優轉雍憚忠威權便順其意加忠車騎大將軍忠既尊靈太后為皇太后居崇訓宫忠為儀同三司尚書令領崇訓宫衛尉侍中領軍如故

崔浩為司徒薦冀定相幽并五州之士數十人各起家郡守孝莊謂浩曰先名之人亦州郡選也在職已久勤勞未答今何不先補前名外任郡縣以新名者代為郎

吏又守令牢民使吏事者浩固爭而遣之高允聞之謂東宮博士管恬曰崔公其不免乎苟逞其非而較勝於上何以能濟

元乂為相時高陽王雍摠攝內外與乂同決庶政及清河王懌之死又專政天下大責歸焉

爾朱世隆為尚書令常使尚書郎宋游道邢昕在其宅聽視事東西列坐受納訴訟稱命施行其專恣如此既摠朝政生殺自繇公行淫泆無復畏避凡弟羣從各擁

强兵割剝四海極其暴虐姦諂蛆酷多見信用温良名士罕豫腹心於是天下之人莫不厭毒

高肇為尚書令既當衡軸每事任已本無學識動違禮制好改先朝舊制任情妄作減削封秩抑黜勲人由是怨聲盈路矣

北齊孫騰初仕東魏為太保與高岳高隆之司馬子如號為四貴非法專恣騰為甚焉高祖世宗屢加誚讓終不悛改朝野深非笑之

高敖曹神武時爲司徒甞詣相府將直入門門者止之敖曹怒引弓射門者神武不之罪尋爲西魏所殺

唐邕爲尚書令錄尚書事既被任遇意氣漸高其未經府寺陳訴越覽辭牒條數甚多俱爲憲臺及左丞彈劾並御注放免司空從事中郎封長業太尉記室參軍平濤並爲徵官錢違限邕各杖背三十齊時宰相未有撾撻朝士至是大駭物望

隋楊素爲左僕射有鮑亨者善屬文殷胄者工草隸並

江南士人因高智慧沒為家奴時朝臣有違忤雖至誠體國如賀若弼史萬歲李綱柳彧等素皆陰中之若有附會及親戚雖無財用必加進擢朝廷靡然莫不畏附

唐李昭德為檢校內史專權用事頗為朝野所惡前魯王府功曹參軍邱愔上疏言其罪狀又長上果毅鄧注著碩論數千言備述昭德專權之狀鳳閣舍人逢弘敏奏之則天乃惡昭德謂納言姚璹曰昭德身為內史備荷殊榮誠如所言實負於國以延載初左遷欽州南賓

尉

唐李義府為中書令時改葬其祖父營墓於永康陵側三原令李孝節私課丁夫車牛為其載土築墳晝夜不息於是高陵櫟陽富平雲陽華原同官涇陽等七縣以孝節之故懼不得已悉課丁車赴役高陵令張敬業恭勤怯懦不堪其勞死於作所王公以下爭致贈遺其羽儀導從轜輴器服竝窮極奢侈會葬車馬祖奠供帳自灞橋屬於三原七十里間相繼不絕武德以來王公葬送

之盛未始有也

張嘉貞為中書令𤣥宗開元十年車駕幸東都有雒陽主簿王鈞為嘉貞修宅將以求御史因受贓事發帝特令朝堂集衆決殺之嘉貞促所繇速其刑以滅口乃歸罪於御史大夫韋抗中丞韋虛心皆貶出之其冬秘書監姜皎犯罪嘉貞又附會王守一奏請杖之皎遂死於路俄而廣州都督裴伷先下獄帝召侍臣問當何罪嘉貞又請杖之兵部尚書張說進曰臣聞刑不上大夫以

其近於君也故曰士可殺不可辱今秋受詔廵邊中塗聞姜皎以罪於朝堂決杖配流而死皎官是三品亦有微功若其有犯應死即殺應流即流不宜決杖廷辱以卒伍待之且律有八議勲貴在焉皎事已往不可追悔伷先祗宜據狀流貶不可輕又決罰帝然其言嘉貞不悅退謂說曰何言事之深也說曰宰相者時來即為豈能長據若貴臣盡當可杖恐吾等行當及之此言非為伷先乃為天下士君子也

李林甫為右相天寶四載以左散騎常侍兼陝郡太守江淮租庸轉運使韋堅為刑部尚書蓋堅為林甫所惡外示崇秩以酬勞內實去其權也

楊國忠貴妃從父之子天寶中代李林甫為相國忠素踈躁自賢强力有口辯乃以便僻取宰相慢易機務處之不疑立朝輒攘袂扼腕自公卿以下皆頤指氣使無不讋憚

元載為中書侍郎平章事恣為不法侈僭無度江淮方

面京輦要司皆排去忠良引用貪狠士有求進者不結
子弟則謁主書貨賂公行近年以來未有其比載又奏
條應緣別敕授六品已下敕出後堂令吏部兵部便附
甲團奏不得簡勘時功狀奏擬結銜多謬載欲權歸於
已慮有司駁正會有上封人李少良密以載醜跡聞載
知之奏於代宗前少良等數人悉斃於公府繇是道路
側目不敢議載之短
楊炎初為中書舍人代宗末坐元載黨貶道州司馬德

宗即位崔祐甫薦炎拜門下侍郎平章事並事數月屬
崔祐甫疾病不視事喬琳又罷免炎遂獨當國政頗疾
祐甫之恩顧祐甫所制作炎多懷之初炎附會元載時
議已薄之後坐載貶官憤恚益甚旣而得政睚眦必僻
險害之性附於心唯其愛憎不復更顧公道
常衮大歷中為門下侍郎平章事與楊綰同掌樞務先
是百官俸料寡薄綰與衮奏請加之時劉滉判度支衮
與滉各騁私懷所加俸料厚薄由已時少列各定月俸

為三十五千滉怒司業張參惟止給三十千衮惡少詹事趙基遂給二十五千又太子洗馬實司經局長官文學為之貳衮有親戚任文學者給十二千而給洗馬十千其輕重任情不通時政多如此類後綰卒中書舍人崔祐甫領省事衮以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得揔中書省遂管綜中書胥吏省視去就及其案牘祐甫不能平之累至忿競遂令祐甫分知吏部選事所擬官又多駁下

實參初為知雜侍御史時鮑防為禮部侍郎嘗於通衢與參相遇防道騎不時引避參大怒捕防僕人鞭之以徇及參秉政防年未老乃遽表令致仕防謂親友曰吾與蕭昕之子齒類而同日懸車非朽邁之致也以餘忿見廢耳時議以防文學耆人嘗著功績不因罪戾為俗吏之所擯竟以憤終衆頗閔之又穆贊為侍御史分司東都時故陝州盧岳妾裴氏以有子岳妻分財不及訴於官贊鞫其事御史中丞盧佋佑岳之家令深繩裴

罪贄持平不許參與佀恃權怒贄以小事不受指使遂
下贄獄侍御史杜倫希其意誣贄受裴金鞭其走使以
成獄及急贄弟賞馳詣闕撾登聞鼓詔三司覆理無驗
出為郴州刺史
皇甫鎛為中書侍郎平章事頗排故相李絳罷河中節
度為防禦使而命絳為之
李宗閔為中書侍郎平章事與牛僧孺文宗時同為相
裴度罷後牛李之權赫於天下

李德裕會昌中為太尉門下侍郎平章事同列于悰罷

後中人頗於武宗前言其專

後唐盧程為平章事使晉陽宫册皇太后山路險阻徃

復綿邈程安坐肩輿所置州縣驅率丁夫長吏迎謁拜

伏其前少有忤意因加笞辱

趙光裔為平章事朝廷每有禮樂制度沿革擬議必徵

求故實緣飾所行豆盧革雖籍餘緒然本朝時仕宦尚

微久從使府朝章典禮未能深悉光裔每有所陳唯唯

而已光裔由是自負傲視諸公每見草奏議或嘗謂羣官曰豆盧革公漸解學者其可已乎

王建立天成三年為右僕射中書侍郎平章事判三司四月明宗幸西莊名建立會食中人廻建立附奏三司事忙遂止

漢蘇逢吉為左僕射平章事先是高祖踐祚之後逢吉與蘇禹珪俱在中書有所除拜多違舊制用舍升降率意任情至有自白丁而升宦路由流外而除令録者不

可勝數物論諠然高祖方倚信二相莫敢言者

周王峻為左僕射平章事以大理卿劇可久為太僕卿

留司西京以左庶子張仁瑑為大理卿先是御史惟鄭

州防禦判官楊瑛斷犯鹽人深刻法寺定楊瑛罪失入

減三等以官當徒案入峻怒曰罪人輕重在法官之口

夫死者不可復生楊瑛悞斷殺人而罪止徒屬則官高

者要殺使殺罪則可以官高免矣名可久謂之曰楊瑛

罪重安得從輕可別簡重條斷殺可久曰法寺以律文

失入别無重條峻曰簡若有條公當何罪可久曰若藏正條死亦甘心如彊生節目安可鉗口信宿勅依省寺詳斷峻終含怒或有言張仁瑑漢隱帝時斷吏尚在曾用條法即以仁瑑代可久

册府元龜卷三百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三百三十九　宋　王欽若等　撰

宰輔部

邪佞　忌害　不忠

邪佞

夫秉國鈞以維四方財物宜而貞百度佐佑乃辟朝夕納誨者宰輔之任也自漢氏而下居其位者乃有體異忠懃性恣便佞徒苟患於失位罔以道而事君乃至尊

為從諛以順上指姑務朋比以為身謀惡直醜正而事先媮合苟容而為忿巧言令色曾靡於顧憚脅肩諂笑惟事於詭隨以至王綱日頹厲階斯構大或崩於禍亂次或罹於譴黜蓋夫諆猷回遹周雅之所譏方命圮族充誅之首及顧豈可處承弼之重哉

漢公孫弘武帝時為丞相嘗與公卿約議至帝前皆背其約以順帝旨主爵都尉汲黯庭詰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始與臣等建此議乃今皆背約不忠帝問弘弘謝曰

夫知臣者以臣爲忠不知臣者以臣爲不忠帝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毁弘帝益厚遇之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爲從諛弘嫉之

孔光爲丞相哀帝故令董賢私過光光雅恭謹知哀帝欲尊寵大司馬董賢及聞賢當來也光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乃却入賢至中門光入閤既下車乃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賔客鈞敵主禮賢歸帝聞之喜立拜光兩兄子諫大夫常侍賢繇是權與人主侔矣

晉荀顗為司空無質直之操唯阿意茍合於荀朂賈充之間初皇太子將納妃顗上言賈充女資德淑茂可以參選以此獲譏於世

賈充武帝時為尚書令侍中充無方正之操不能正身率下專以諂媚取容侍中任顗中書令庾純等剛直守正咸共疾之

荀朂為侍中尚書監時侍中尚書令賈充將鎮關中朝之賢良欲進忠規獻替者皆幸充此舉望隆維新之化

充既外出自以為失職深銜任顗計無所從將之鎮百寮餞於夕陽亭勗私焉充以憂告勗曰公國之宰輔而為一夫所制不亦鄙乎然是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不頓駕而自留矣充曰然孰可寄懐勗曰勗請言之俄而侍宴論太子婚姻事勗因言曰充女才質令淑宜配儲宮而楊皇后及荀顗亦並稱之帝納其言會京師大雪平地三尺軍不得發既而皇儲當婚遂不西行詔充居本職當時甚為正直者所疾而獲佞媚之譏焉

陳江總為尚書令後主之世總當權位不持政務但日
與後主游宴後庭共陳暄孔範王瑳等十餘人當時謂
之狎客繇是國政日頹紀綱不立有言之者輒以罪斥
之君臣昏亂以至於滅亡
北齊和士開後主武成初為尚書令録尚書事士開稟
性庸鄙不闚書傳發言吐論唯以諂媚自資
隋楊素高祖時為尚書右僕射專掌朝政帝令素監營
仁壽宮素遂夷山堙谷督役嚴急作者多死宮側時聞

鬼哭之聲及宮成帝令高熲前視奏稱頗傷綺麗大損人丁高祖不悅素憂懼計無所出即於北門啓獨孤皇后曰帝王法有離宮别館今天下太平造此一宮何足損費后以此理喻帝帝意乃解於是賜錢百萬錦絹三千段及太子勇敗長子長寧王儼亦坐廢黜上表乞宿衛辭情哀切高祖覽而憫然素進曰伏願聖心同於螫手不宜復留意

虞世基煬帝時為内史侍郎專典朝政于時天下大亂

世基知帝不可諫正又以高熲張衡等相繼誅戮懼禍及己雖居近侍唯諾取容不敢忤意盜賊日甚郡縣多沒世基知帝惡數聞之後有告敗者乃抑損表狀不以實聞是後外間有變帝弗之知也嘗遣太僕楊義臣捕盜於河北降賊數十萬列狀上聞帝歎曰我初不聞賊頓如此義臣降賊何多也世基對曰鼠竊雖多未足為慮義臣克之擁兵不少久在閫外此最非宜帝曰卿言是也遽追義臣放其兵散又越王侗遣太常丞元善達

間行賊中詣江都奏事稱李密有衆百萬圍逼京都入據廒倉城内無食若陛下速還烏合必散不然則東都必敗因歔欷嗚咽帝為之改容世基見帝色憂進曰越王年小此輩誑之若如所言善達何縁而至帝乃勃然怒曰善達小人敢廷辱我因使經賊中向東陽催運善達遂為羣盜所害此後外人杜口莫敢以聞奏世基貌沈審言多合意是以特見親愛朝臣無與於比

唐封倫太宗即位初無右僕射倫素險詖與左僕射蕭

瑀商量可奏者至太宗前盡易之

李勣高宗時為司空永徽末將廢皇后王氏立昭儀武氏為皇后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褚遂良叩頭流血言不可廢翼日帝謂勣曰册立武昭儀之事遂良固執不從遂良既是受顧命大臣事若不可當且止也勣對曰此乃陛下家事不合問外人帝乃立昭儀為皇后

姚璹則天時為納言證聖九年正月辛巳詔賜大酺三

日丙申明堂火左拾遺劉承慶諫曰明堂當宗祀之所今忽被焚陛下宜輟朝以答天譴后然其言欲責躬避正殿璹進曰此實人火非天災也至如成周宣榭火卜代愈隆漢武建章宮災盛德彌永今明堂乃是布政之所非宗廟之地陛下將避正殿於大禮有乖后又從之乃御端門縱觀而罷

楊再思則天時為鳳閣鸞臺平章事累為內史知政十餘年未嘗有所薦達為人巧佞邪媚能得人主微旨主

意不欲必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必因而譽之長安未張昌宗為法司所鞫司刑少卿桓彥範斷解其職昌宗抗表稱寃則天意將申理昌宗廷問宰臣曰昌宗於國有功否再思對曰昌宗往因合鍊神丹聖躬服之有效此實莫大之功則天甚悅昌宗因以復職時人貴彥範而賤再思也時左補闕戴令言作兩脚野狐賦以譏刺之再思聞之甚怒出令言為長杜令朝士尤加嗤笑張易之兄司禮少卿同休嘗奏請公卿大臣宴於司禮寺預

其會者皆盡醉極歡同休戲曰楊内史面似高麗再思欣然請剪紙自貼於巾却披紫袍為高麗舞縈頭舒手舉動合節滿座嗤笑又昌宗以姿貌見寵倖再思又諛之曰人言六郎面似蓮花再思以為蓮花似六郎非六郎似蓮花也其傾巧取媚如此

宗楚客中宗時為兵部尚書令神龍三年節愍太子死後楚客率百僚上表加后號為順天翊聖皇后

趙彦昭中宗時為中書侍郎景龍四年金城公主出降

吐蕃贊普帝初謂侍中紀處訥曰昔文成公主出降則江夏王送之入蕃卿雅識蕃情有安邊之略可為朕充此使也處訥拜謝既而以不練邊事固辭帝遂令彥昭代行彥昭以既充外使恐失其寵殊不悅司農卿趙履温私謂曰公國之宰輔而為一介之使不亦鄙乎彥昭曰計將安出履温因為陰託安樂公主密留之帝乃遣楊矩代彥昭而往

韋巨源中宗時為尚書左僕射韋皇后衣箱中裙上有

五色雲起久而方歇巨源以為非常嘉瑞請布告天下許之

崔湜睿宗時因太平公主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公主即武攸暨妻當延秀伏辜諸武竝流嶺外湜以公主故徙於嶺北授以州縣官

竇懷貞為侍中睿宗為金仙玉真二公主創立兩觀料工甚多時議皆以為不可惟懷貞贊成其事躬自監役後懷貞族弟詹事司直維鑒謂懷貞曰兄位極台衮

當思獻可替否以輔明主奈何較量瓦木廁跡工匠之間欲令海内何所瞻仰懷貞不能對而監作如故時人謂之語曰寶僕射前為韋氏國奢者今作公主邑丞言懷貞伏事公主同於邑官也

李林甫玄宗時為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林甫面柔而有狡計能伺候人主意故驟列清班為時委任而中官妃家皆厚結託伺帝動靜皆豫知之故出言進奏動必稱旨

李揆代宗時為中書侍郎平章事自以山東甲族位居
台輔見李輔國執子弟之禮謂之五父
崔損德宗時為諫議大夫平章事為相過為恭遜接見
便辟不止於容身而已自建中以後居相位者數皆罷
黜損用此中帝意竊大任者八年帝知物議鄙其持祿
取容然憐而厚之
皇甫鎛為戶部侍郎判度支與鹽鐵使程异同日以本
官平章事鎛雖有吏才素無公望特以聚斂媚上刻削

希恩

後唐豆盧革莊宗時為平章事同光元年魏州興建革奏曰皇子之職故事合帶宮使革因進擬以興聖為名授皇子繼岌議者以古之王者稱孤寡不穀以示其謙本朝宮名罕有帶聖字者豆盧革諂事希寵識者罪之三年大水户口流亡軍士乏食革依阿徇旨竟無所陳但云陛下威德冠天下今西蜀平定珍貨甚多可以給軍水旱作沴天之常道不足以貽聖憂又以同列郭崇

韜父名弘希其意奏改弘文館爲崇文館至明宗天成二年乃復焉

安重誨明宗時爲樞密使天成二年十月請于諸道州府自同光二年以前所欠秋粮夏秋租并主持務局敗闕課利并沿河舟船折欠天成元年殘欠夏秋並特與除放時重誨既搆任圜之禍恐人非之思市恩于衆以掩已過乃奏曰三司積欠二百萬貫虛係帳額請並蠲放帝重違其意故有是詔時議以蠲隔年之賦或惠民場院課利一槩除之得不

啓奸倖之門乎

范延光為樞密使長興三年二月明宗顧謂侍臣曰朕昨日以雨霽暫觀緑野遥望西南山坡之下初謂羣羊俯而察之乃貧民耦耕朕甚憫焉范延光對曰陛下輕徭薄賦所以村落之間日勤於稼穡也是時帝哀疲民多無耕牛劚地以種延光以為勤於稼穡豈主上憂民之意歟

孔循為樞密使性柔而狡安重誨初不察其為人多從

其言重誨嘗受詔以秦王從榮兄弟欲娶重誨女為妻
循謂重誨曰不可公為機密之臣不宜與皇子婚媾乃
止明宗幸汴州循為洛京留守時重誨門人或言循之
難測愛間諜人事不可令居樞密循知之即令人結託
方便聞奏言願以息女妃皇子帝即以鄂王許之重誨
聞是大怒因奏落樞密出鎮為許州節度復移鎮滄州
及重誨將失勢內廷論樞密使帝曰孔循舊嘗為之不
亦可乎循在滄州聞上言即治行裝將入朝會從榮以

鄂王妻父尤忌疾之初聞帝有徵循之言正人無不憂之咸以為將來無益於社稷俄而循卒

晉馮玉為右僕射平章事開運末張彦澤引契丹陷京城軍士爭湊其第家財巨萬一夕罄空翼日玉假蓋而出猶繞指以諂彦澤且請引送玉璽於虜主將利其復用少帝蒙塵終無一言勸之以死共欲偷安視息深為士大夫所恥

忌害

夫懷強忮之心蓄回遹之計以蔽賢為念搆害能之禍忌賢而固寵惡直而醜正斯人倫之凶德天罰之不宥者也其或以小人之質乘君子之器竊據台鼎躬握鈞樞啟納乃猷進退多士而乃乘乎威勢恣其愛憎巧誣善良中傷才彥或壅隔於外俾蹈乎禍機或交搆於中驅致於吏議或沮其覲見之禮或遏其柄用之命至使耆德棄遠吉士幽憤悖王化之紀致國家之敗曷嘗不繇是哉

漢公孫弘武帝時為御史大夫遷丞相其性意忌外寛内深諸嘗與弘有隙無近遠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殺主父偃徙董仲舒膠西皆弘力也

張湯為御史大夫（臣欽若等曰漢初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同為三公也）河東人李文故嘗與湯有隙已而為御史中丞薦數從中文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為地（薦音在見反數音所角反言數數在中有文書事可用傷湯者不為作道地也）湯有所愛史魯謁居知湯弗平使人上飛變告文姦事（飛變猶急變也）事下湯湯治殺文

後漢梁冀為大將軍輔政時太后臨朝有日食地震之變詔公卿舉賢良方正光禄勲杜喬少府房植舉苟淑淑對策譏刺貴倖為冀所忌補朗陵矦相又南郡太守馬融有事忤冀旨諷有司奏融在郡貪濁免官髠徙朔方

晉賈充武帝時為尚書令侍中任愷惡充之為人也不欲令久執朝政每裁抑焉充疾之不知所為後乘間言愷忠貞局正宜在東宮使護太子帝從之以為太子少

傅而侍中如故充計畫不行或爲充謀曰愷總門下樞要得帝與親接宜啓令典選便得漸踈此一都令史事耳且九流難精間隙易乗充因稱愷才能宜在官人之職帝不之疑謂充舉得其才即日以愷爲吏部尚書愷既在尚書選舉公平盡心所職然侍覲轉希充與荀勗乗間浸潤謂愷豪侈用御食器充遣尚書左僕射高陽王珪奏愷免官有司收太官宰人簡覈是愷妻齊長公主得賜魏時御器也愷既免而毁謗益至帝漸薄愷後

爲光禄勲在公勤恪甚得朝野稱舉而充朋黨又諷有
司奏愷與立進令劉友交關事下尚書愷對不伏尚書
杜友廷尉劉良並公忠士也知愷爲充所抑與申理之
故遲留而未斷以是愷及友良皆免官
荀勗爲中書監侍中與散騎侍郎阮咸論音律自以爲
遠不及也疾之出補始平太守
傅亮爲尚書令輔政自以文義之美一時莫及太子舍
人顔延之負其才辭不爲之下亮甚疾焉少帝即位延

之自員外常侍出為始安太守領軍將軍謝晦謂延之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為始平郡今卿又為始安可謂二始黄門郎殷景仁亦謂之曰所謂俗惡俊異世疵文雅

南齊王儉為尚書令輔政時太祖用張緒為右僕射以問儉儉曰南士繇來少居此職褚淵在座啓帝曰儉年少或不盡憶江左用陸玩顧和皆南人也儉曰晉時衰政不可以為準帝乃止

後魏高肇宣武時遷司徒忌衛尉卿于忠樸厚少言欲

密出之乃言於帝稱中山要鎮作捍須才以忠器能宜居其位於是出忠授安北將軍定州刺史

隋虞世基為內史侍郎參掌朝政時納言蘇威坐事除名為民從幸江都宮煬帝將復用威世基與裴藴奏言威昏老羸疾乃止

唐李義府高宗永徽中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其狀貌温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褊忌陰賊既處權要欲人附己微忤意者輒加傾陷故時人言義府笑中

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亦謂之李猫
許敬宗高宗顯慶中為中書令初皇后武氏以長孫無
忌受重賜而不助己也深啣之又韋寧預聞廢立之謀
獨無言以持兩端亦不恱無忌以敬宗希旨附會嘗正
面折之繇是敬宗常伺無忌將因事構陷之會有洛陽
人李奉節上封告太子洗馬韋季方監察御史李巢交
通朝貴有朋黨之事詔敬宗與侍中辛茂將命鞫之敬
宗按之甚急季方事迫自刺不死又搜奉節得私書有

題與趙師者遂奏言趙師即無忌也陰為隱語擬陷忠良伺隙謀反帝驚曰豈當有此或容惡人間構小生疑阻至于即反猶恐不然敬宗奏曰臣始末推勘自奉節有趙師之言又得偽書是季方所作即疑無忌欲反使其潛行構間斥除忠臣近戚此計若行自然權歸無忌蹤跡已露陛下猶有所疑恐非社稷之福帝泣曰我家不幸親戚中頻有惡事往年高陽公主與朕同氣遂共其夫叶計謀反今阿舅復作惡心近親如此使我慙見

百姓此事若實當如之何敬宗奏曰房遺愛乳臭小兒
與女子謀反寧能成事豈如無忌當今姦雄天下之所
畏伏若一旦竊發陛下遣誰當之此是宗廟有靈皇天
疾惡因推小事發其大罪豈非天下之慶臣恐無忌知
季方自刺即為急計攘袂一呼嘯命同惡必為宗廟之
憂臣往見宇文化及其父述為煬帝所委地居親婭身
執國權十有餘年勢傾天下父終子繼化及典禁兵遂
於江都作亂初夜宮城門閉即稱驍果欲叛矯制集人

先殺不同已者臣家亦即被破蕪威裴矩崔君肅等皆於馬前舞蹈比至天明即傾隋室故事不遠誠願陛下決之帝又令審加按問翌日敬宗又奏曰昨夜臣閘季方語無忌與國至親累葉恩任何恨而反答云韓瑗嘗語無忌云柳奭褚遂良等勸舅立梁王為太子今梁王既廢帝又疑舅故遣高履行外出自安之計見長孫祥又出及瑗得罪即日夜共季方等圖謀覓便即反臣參驗辭狀並相符合請即收捕准法破家帝又泣曰阿舅

果爾我決不忍殺之若處分與罪後代書史道我不能和其親戚使至於此天下將謂我何敬宗曰漢文帝漢室之明主薄昭即是阿舅從代來日亦有大勲于後唯坐無辜殺人帝惜國之法紀遂令朝臣喪服就宅哭而殺之良史不以為失今無忌忘先朝之大德捨陛下至親聽受邪謀遂懐悖逆意在移社稷傾宗廟撓亂天下塗炭生靈若比薄昭罪惡未可同日而語按諸刑典合誅五族頋速即處分以安天下臣聞當斷不斷反受其

亂大機之事間不容髮若少遲延恐即生變且無忌先朝謀取天下天下伏其智作宰相三十年百姓畏其威可謂威能伏物智能動衆有同漢之王莽魏之司馬懿今反從首露逆黨自承陛下何疑不即斷決帝竟不親問無忌便下詔廷斥之仍發遣次州府兵援送於黔州其子秘書監駙馬都尉沖等竝除名配流嶺表

李敬玄為中書令高宗咸亨中聞朱敬則之名名見與語大悅將加擢用敬玄深毀之遂受洹水縣

張說為中書令玄宗開元十三年車駕東封回陳州刺史李邕於汴州謁獻詞賦甚稱帝旨頗自矜衒說甚惡之

李林甫開元末為中書令耽寵固權已自封植朝望稍著必陰計中傷之初韋堅登朝以堅皇太子妃兄引居要職示結恩信實圖傾之乃潛令御史中丞楊慎矜陰伺堅隙會正月望夜皇太子出遊與堅相見慎矜知之奏帝帝大怒以為不軌黜堅林甫因是奏李適之與韋

堅昵狎及裴寛韓朝宗竝曲附適之帝以為然賜堅自
盡後慎矜權位漸盛林甫又忌之乃引王鉷為御史中
丞托以心腹鉷希林甫意遂誣罔密奏慎矜左道不法
遂族其家天寶八載太府趙奉璋告林甫罪狀一十餘
條告書未上林甫知之諷御史臺逮捕以為妖言重杖
決殺

李揆肅宗時為中書侍郎平章事修國史矜能護短以
工部侍郎于休烈修國史與已齊列嫉之力奏改為國

子祭酒權留史館修撰以下之

元載為户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引用私黨懼朝臣論奏其短乃請百官凡欲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然後上聞檢校刑部尚書知省事顏真卿上疏論之具言如今日之事曠古未有雖李林甫楊國忠不敢公然如此後真卿攝上公享太廟以祭器不修抗詞白于執政載怙權真卿素不附載載因坐以誹謗貶真卿陝州員外別駕又李栖筠為工部侍郎公望允積為載

所出為常州刺史
盧杞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德宗建中時詔徵汾州刺史
劉暹暹剛腸嫉惡歷典數州皆為廉史畏憚杞恐暹為
御史大夫沮已之所見遽稱薦前河南尹于頎為御史
大夫以其柔佞易制也又太常卿韋倫奉使稱旨西蕃
敬服朝廷得失上疏言之為杞所惡改太子少保德宗
幸奉天右僕射崔寧流涕論時事杞聞惡之譖於德宗
言寧與朱泚盟誓故至遲迴寧遂見殺又宰相張鎰忠

正有才德宗所委信杞頗惡之鎰尋罷相杞專權忌害
又罷顏真卿禮儀使改太子太師仍諭之曰方面之任
何處為便真卿候杞於中書曰真卿以褊性為小人所
憎竄逐非一今已羸老幸相公庇之相公先中丞傳首
至平原面上血真卿不敢衣拂以舌舐之相公忍不相
容乎杞矍然而拜含怒於心會李希烈陷汝州杞乃奏
曰顏真卿四方所信使諭之可不勞師旅帝從之朝廷
失色李勉聞之以為失一元老貽朝廷羞密表請留又

遣逆於路不及後真卿為希烈所害

竇參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德宗貞元中趙憬為尚書左

丞綱轄省務清勤奉職參惡其能請出為同州刺史德

宗不從八年四月參罷黜憬與陸贄竝拜中書侍郎同

平章事初參不悅李翰白宗正卿左授雅王傅及廷對

自陳為參所排又言事合旨及黜虢王則之德宗命參

以翰代之參不時下詔書翰未之知也帝口授翰金吾

大將軍遽令中使送至金吾仗視事除書今方下

陸贄為中書侍郎平章事素惡于公異于卲既輔政而逐之談者亦以為隘

皇甫鎛憲宗元和中自度支使戶部侍郎為平章事初鎛陰結權倖以求宰相崔羣累疏其奸邪憲宗終用鎛為宰相無何羣臣議上尊號而鎛欲加孝德兩字羣曰有睿聖則孝德在中矣竟為鎛所構出為湖南觀察使

李逢吉憲宗朝為門下侍郎平章事時用兵討淮蔡帝以兵機委裴度逢吉慮其成功密沮之繇是相惡穆宗

長慶初逢吉爲兵部尚書時裴度自太原入朝以拓懷河朔功度復與工部侍郎元稹相次拜平章事度在太原時常表論元稹姦邪及同居相位逢吉以爲勢必相傾乃遣人告和王傅于方結客欲爲稹刺度及捕于方鞫之無狀稹度俱罷相位逢吉代爲門下侍郎平章事自是寖以恩澤結朝臣之不逞者造作謗言旨端中傷度賴學士李紳韋處厚於帝前言度爲逢吉排斥而度有功不宜擯棄故得以僕射在朝李紳有寵逢吉惡之乃除

為中丞又欲出於外乃以吏部侍郎韓愈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仍放臺參以紳褊直必與愈爭及制出紳果移牒往來乃罷愈為兵部侍郎紳為江西觀察使

後唐郭崇韜為樞密使兼中書令莊宗同光中幽州節度使李存審痼疾屢作堅求入覲求醫以情告崇韜在晉陽之時功名在存審之下既權寵時重人士輻輳不欲加己每陰沮之存審妻郭氏與崇韜宗姓泣訴於崇韜曰公不垂保惜忍令死棄北荒崇韜愈懷慙忿明年

春存審疾甚上章數四乞生覲天顏又不之許存審伏枕而歎曰老夫歷事二主垂四十年不敢言功幸而無過今日天下一統遠夷近塞皆得面覲彤庭射鈎斬袪之人孰不奉觴丹陛獨予壅隔豈非命哉自是漸增危惙薨於幽州

安重誨為樞密使兼中書令天成中任圜以功拜平章事判三司重誨忌之嘗會於私第有妓善歌重誨求之不得嫌隙漸深先是使人食券皆出於戶部重誨止之

俾須内出爭於御前往復數四竟爲所沮求罷三司俄除太子少保致仕出居磁州駕幸夷門至鄭門聞朱守殷叛重誨便慮圜爲結構立遣入稱制就害之又符習爲邢洺節度使初習與霍彥威盡赴難之謀重誨名位猶下二人既耆宿望議論多抗重誨銜之習在鎮以軍政委判官劉摶性褊而猾物論惡之有言於重誨者重誨具以聞天成四年名習京師復授宣武軍節度使重誨心猶不恱會汴人言習厚賦錢以代納藁及軍租加

省耗繇是罷歸京師私第授太子太師致仕又皇甫立代北人也明宗之刺代州署為牙校從歷藩鎮性純謹明宗委信之安重誨策名委質在立後明宗踐祚以立為忻州刺史頻詔安重誨授一藩鎮重誨奏曰立嘗申意於臣且願舊地繇是遷改留滯蓋重誨抑之也

不忠

輔弼之任邦家之攸賴忠盡之節大臣之所守故同底

於道實相以濟若乃蘊經綸之器居承弼之列高秩官師之上討謨帷扆之地天工仰其寅亮百姓希其安附則有邪慝自任榮利是視忘社稷之重而計其家忽縉紳之言而逞乎志熒惑乎視聽附嚴乎兇醜靡思赴難之舉聚成構亂之隙以致為時大憝貽笑永世先民有言曰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故亡身覆族者悠悠相繼著之方策以垂戒於後者焉

漢張禹成帝時以特進為太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

議永始元延之間日蝕地震尤數吏民多上書言災異
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帝懼變異數見意頗然之未
有以明廼車駕至禹第辟左右問禹以天變因用吏民
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王
根不平恐為所怨禹則謂帝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
月蝕三十六地震五或為諸侯相殺或為夷狄侵中國
災異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
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

宜修政事以善應之與下同其福善此經義意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以經術斷之帝雅信愛禹繇此不疑王氏後曲陽侯根及諸王子弟聞知禹言皆喜悅遂親就禹

後漢梁冀沖帝時以太后兄為大將軍與太傅趙峻太尉李固參錄尚書事固以清河王蒜年長有德欲立之謂冀曰今當立帝宜擇長年高明有德任親政事者願將軍審詳大計察周霍之立文宣周勃立文帝霍光立宣帝戒鄧閻

之利幼弱鄧太后立殤帝誕育百餘日又立安帝時年十餘歲閻太后立北鄉侯其年髫冀不從乃立樂安王子纘年八歲是為質帝

南齊褚淵初仕宋朝明帝為中書令護軍將軍與尚書令袁粲受顧命輔幼主及蒼梧暴虐稍甚太祖與淵粲言世事粲曰主上幼年微過易改伊霍之事非變世所行縱使功成亦終無全地淵默然歸心太祖

王晏武帝永明末為右僕射領太孫右衛率帝遺旨以尚書付晏及除孝嗣令久於其職太孫即位即鬱林王轉左

僕射尋加侍中明帝謀廢立晏便響應推奉明帝帝與晏宴於東府語及時事晏抵掌曰公嘗言晏怯今定何如

北齊唐邕以晉昌王録尚書事與高阿那肱有隙後主平陽敗後狼狽鄴都邕懼那肱譖之恨斛律孝卿輕已遂留晉陽與莫婁敬顯等崇樹安德王為帝信宿城陷邕遂降周

隋鄭譯初仕後周宣帝為内史上大夫領内史事初高

祖與譯有同學之舊譯又素知高祖相表有奇傾心相結宣帝不豫遂與御正下大夫劉昉謀引高祖入受顧托既而譯宣詔文武百官皆受高祖節度時御正中大夫顏之儀與宦者謀引大將軍宇文仲輔政仲已至御座譯知之遽率開府楊惠及劉昉皇甫績柳裘俱入仲與之儀見譯等愕然逡巡欲出高祖因執之於是矯詔復以譯為内史大夫及高祖為大冢宰總百揆以譯兼領天官都府司會總六府事史臣曰晏嬰有言一心可以

事百君百心不可事一君於譯見之矣

楊素高祖開皇中為尚書右僕射與高熲專掌朝政二十年晉王廣為靈朔道行軍元帥素為長史王甲躬以交素及為太子素之謀也仁壽末高祖不豫素與兵部尚書柳述黄門侍郎元巖等入閣侍疾時皇太子入居大寶殿乃手自為書封出問素素條錄事狀以報太子宮人悞進高祖所高祖覽而大恚欲名庶人勇太子謀之於素素矯詔追東宮兵士帖上臺宿衛門禁出入竝

取宇文述郭衍節度又令張衡侍疾繇是頗有異論史臣曰素謀廢嫡致國於傾危終使宗廟丘墟市朝霜露究其禍敗之源乃素之繇也

蕪威為納言開府儀同三司煬帝大業末年尤多征役至於論功行賞威每承望風旨輙寢其事時羣盜蜂起郡縣有表奏詣闕者又訶詆使人令減賊數故出師攻討多不克捷繇是為物議所譏從幸江都宇文化及之弒逆也以威為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化及敗歸

於李密未幾密敗歸於東都越王侗以為上柱國邳國公王世充僭號署太師威自以隋室舊臣遭逢喪亂所經之處皆與時消息求容免及大唐秦王平世充坐於東都閶闔門内威詣謁見稱老病不能拜起王遣人詰之曰公隋朝宰輔政亂不能扶救遂令品物塗炭君弑國亡見李密王世充皆拜伏舞蹈今既老病無勞相見尋歸長安至朝堂請見又不許遂卒於家

唐楊再思中宗神龍中為侍中太子重俊誅武三思時

再思與宰相蘇瓌李嶠兵部尚書宗楚客左衛將軍紀處訥等並在太極殿前統兵二十餘人惟閉正門及左右延明門以自固竟不能犯難赴救君子是以深咎之趙彦昭景龍末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是時金城公主出降吐蕃贊普中宗命彦昭充使彦昭以既充外使恐失其寵殊不悅司農卿趙履温私謂曰公國之宰輔而為一介之使不亦鄙乎彦昭曰計將安出履温因為陰託安樂公主密奏留之帝乃遣驍衛大將軍楊矩

代彦昭而往

宗楚客景龍末為中書令中宗崩遺詔韋庶人輔少主知政事相王旦參謀輔政楚客謂宰相韋温曰今須請皇太后臨朝宜停相王輔政且皇太后於相王居嫂叔不通問之地甚難為儀注理全不可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蘇瓌獨正色拒之謂楚客等曰遺制是先帝意安可更改楚客及韋温大怒遂削相王輔政而宣行焉及韋氏敗楚客伏誅

李嶠景龍末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韋庶人臨朝嶠密表請置相王諸子勿令在京及玄宗踐祚獲其表以示侍臣矜其老疾赦之令隨子虔州刺史暢赴任

崔胤昭宗天復初為司空平章事兼領度支鹽鐵三司等使明年夏汴師朱全忠攻陷河中晉絳至同華中尉韓全誨以胤交結全忠慮汴京逼京師請罷胤知政事落使務其年冬全忠挾帝幸鳳翔胤怨帝廢黜不扈從遣使告全忠請於岐迎駕令太子太師盧知猷率百官

迎全忠入京師及全忠岐下還河中肩迎謁於渭橋捧危上壽持板為全忠唱歌仍自撰歌詞賛功業

後唐鄭珏初任梁末帝時為平章事同光元年莊宗敗王彦章於中都長驅趨汴梁帝聞梁師將至召宰相李振敬翔等號哭謀所向皆猶預不決珏對曰臣有一策可以緩外寇不知陛下能行乎梁帝曰卿意如何珏曰願得陛下傳國寶臣懐之以入晉軍可以緩其師以俟叚凝梁帝曰事急矣此物固無惜但卿此行得事了不

卿更籌之珏俛首曰了則不了左右縮頭恥笑翼日莊宗入汴州珏率偽百官迎謁是日謫授萊州司戶叅軍

孔循明宗時為樞密使天成二年以荊南高季興謀叛不恭安重誨任圜同謀討伐季興幼與循同為朱友讓之隸義如兄弟及議興師循心不欲以為水潦將降懼不成功及劉訓進兵果不克捷兵不能退帝即令循往軍前循既至遣門客李湜入荊州見季興且述循意即時師旋

安重誨明宗時為樞密使誘河中副都指揮使楊彦温
乗潞王閲馬於皇龍莊據城謀叛王遣人詰之曰吾善
待汝何苦為叛彦温報曰某非敢負恩縁奉樞密院宣
頭令某拒命請公但歸朝廷數日詔潞王歸朝明宗
疑其詐不欲興兵援彦温絳州刺史重誨堅請出師即
命西京留守索自通侍衛步軍都指揮使藥彦稠等帥
兵攻之五日而拔自據城及敗凡十三日初彦稠出師
明宗戒之曰與朕生致彦温吾將自訊之及收城斬首

傳送明宗深怒彥稠等時四海恬然五兵載戢倘非邊郡近在國門而彥温安能狂悖皆以為重誨方弄國權尤忌末帝之名故巧作窺圖冀能傾陷也彥温愚昧為人所嗾故滅其族焉

册府元龜卷三百三十九